

題目	從黯淡的慶典到一座不老的城市：《小城市》裡的回憶、想像與敘事	
發表人	江凌青	
發表日期	首次，日期 2011-07-12	
評論對象基本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小城市》
	作者/編創者/導演/策展人	葉覆鹿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九歌出版社
	發表時間	2011-06-01
	活動地點	
完整評論文章	<p>小時候經過覺得好大的遊樂場，長大了城市也長大了，搭捷運穿過的時候只覺得那遊樂園好小。 小得讓人以為看見城市小時候。</p> <p>-----《小城市》(1)，296 頁。</p> <p>一、回憶：《小城市》的視覺植入</p> <p>讀《小城市》的時候，我想起很多看過的電影、讀過的書，但第一個想起的則是藝術家查克·克勞斯（Chuck Close）。與其他崛起於六零年代紐約藝術圈的抽象表現藝術家們截然不同，克勞斯的每件作品都是無比精密、細緻的巨幅肖像，也就是所謂「照相寫實主義」。他細細描繪出每個人的髮絲、睫毛、皮膚上的紋路、淡斑與細紋，彷彿只要稍有出錯，這幅肖像就會被視為一組失效的密碼，無法登入回憶的程式。克勞斯筆下那些精準到不行的、時光在人們身上匍匐前行後的留痕，近觀時乍看渾沌而抽象，甚至只是一枚色點、一縷細絲，但只要退後幾步，所有細節就忽然蠢動、黏著了起來，成為一張無比完整的臉——好像一眨眼，世界就變了形，又好像是一眨眼，世界就回到它原本的模樣，而這正是《小城市》給我的感覺。</p> <p>《小城市》的敘事結構是從數條支線：也就是小說家杜若也、綁架犯之子韓歡、失去兒子的母親葉紅蠻等人來共同引燃敘事，而象徵城市權力的最高代表——市長柳子驥則彷彿在黑暗中窺伺各個角色，以一</p>	

個又近又遠的姿態與各條支線共處。這些支線在平行流動不久後就開始匯流，最後成為一個巨大的旋渦；當我以為自己已經從旋渦裡爬了出來，就又被推入另一個旋渦，直到小說結尾才得以氣喘吁吁地在岸邊享受陽光竄入髮膚的平和之感。

雖然小說裡旋渦連連，但幸好讀者還是能藉由每條支線裡的細節，得到諸多閱讀樂趣，例如葉紅蠻在兒子變成植物人後仍癡心為他照顧那早已退流行的電子雞，韓歡像是好萊塢電影角色般的穿著西裝、搭著黑禮車在城市裡暢快馳騁，又或是小說家杜若也如何在無盡的閱讀中尋得一點慰藉。眾多支線在安穩行進中，又夾雜著風雨欲來的預兆；於是我們不斷讀到許多被懸疑的氛圍籠罩的句子，例如「但陰影正在擴大。舉頭望去，一整棟大樓的玻璃窗前，都讓鴿子覆蓋了。」(2) 或「他跟著往自己身後瞧。然後，他看到陰影。」(3) 等，讓小說在開場不久後就充盈著一團濃密而又焦黑的煙霧。這團煙霧驅使著讀者不斷在葉覆鹿明快簡潔的句子中穿梭，最後終於盼到煙霧散去，眼前是一張清晰的巨幅肖像：那幅肖像畫的不是別人，正是與葉覆鹿同屬於七年級的讀者：我，我們。

如何讓讀者在一部結合推理、鬼怪與科幻的小說中，看見自己？作者先是把握了幾條七年級生的共同記憶線索：單音階的手機鈴聲、電子雞、玫瑰瞳鈴眼、麥當勞等等細瑣到不見得會被我們視為重點的記憶零件，然後以這些零件為骨架，製作出一個讓同時代的讀者都能輕易進入、但又充滿諸多玄機的敘事空間。循著熟悉的道路，卻來到一座奇幻之城；城裡，有好萊塢電影那樣時而順耳時而激昂的配樂，有不斷在轉動的攝影機，一切都被影音化，而影像看似只是光影粒子的構成，卻是回憶的土壤唯一能種出的花朵。《小城市》大量運用段落切換的敘事架構，顯然是企圖將讀者帶入電影剪接的節奏，以聲光效果併具的模式來為讀者進行「回憶更新」。在葉覆鹿為這些細節進行了「視覺植入」的加工手續後，讀者們在閱讀時會油然興起「原來我們這一代都活在電影裡，無論是走路吃飯搭公车的回憶都是摻了搖滾配樂的畫面」的奇異之感。原本以為自己已經老了，就像小說裡的槓子頭說的：「本來我是一群人中最小那個，大人會寵著你…現在呢？你覺得自己才剛開始，人家八年級已經出來混了。像是舞台的燈光一下被拿開，現在你會被人家說：『你也開始老了吧！』你變成自嘲的那一群了。」(4) 未料一本小說忽然向我們招手，把那些回憶裡的皮屑髮膚全拿去回收、再造、更新甚至鑄模。

沒有這些瑣碎的細節，葉覆鹿就無法建造出這座脫模自回憶的《小城市》，但它當然不只是一部絮絮叨叨的七年級生回憶錄而已。作家藉由中生代作家杜若也這個角色所傳達的，是他對小說家「說書人」技藝的高度要求。於是，從回憶過渡到敘事之前，他需要的是每個作家都不能不鍛鍊的想像力。

二、想像：《小城市》裡的社會學命題

人人都熟悉美國 Marvel、DC 漫畫改編的電影如《鋼鐵人》與《蝙蝠俠》等，而這些超級英雄的魅力不僅在於他們的戰鬥力與高階裝備，更來自於他們挾英雄身分，與日常生活產生摩擦、也產生愛戀糾葛的關係。誰想看一個永遠都躲在盔甲裡的鋼鐵人與蝙蝠俠？他們的魅力不就在於盔甲的穿脫與身分的切換之間？即使是將整部片的主要場景都設定於電腦程式內的《創：光速戰記》（Tron: Legacy），主角也曾說出「還有什麼比真實世界更美的呢？」

七年級作家葉覆鹿想必也從諸多小說與電影中歸納出處理類型敘事的祕方。如前段所述，他以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日常細節來烘托出《小城市》的骨架；而在進一步潛入類型敘事時，他依舊謹守那塊連超級英雄們也不願放手的寶地——真實世界。於是，無論是單憑一己之力就讓鴿群失去方向感而衝撞大樓的老婦葉紅蠻、小說開場不久後就莫名奇妙地被與一只骨灰罈銬在一起的韓歡，又或是被迫隱藏真實身分來撰寫七年級專欄的杜若也，他們的活動場所其實都無比平常：麥當勞、咖啡店、圖書館、捷運站等，他們體驗到的城市空間與一般人並無不同。這樣的場景操弄讓讀者被挑起的記憶有了更多的著陸點，就像作者在小說結尾提到的「小時候經過覺得好大的遊樂場」，想必大部份的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座，甚至知道是搭乘哪條線的捷運時，就可以看見這座如今看來已黯淡衰落的遊樂園。從日常的瑣碎到真實的場景空間，《小城市》就像出土的變形金剛，在我們面前轟隆隆地站立了起來。閱讀的過程，也就是《小城市》的建造過程——越多讀者存在，《小城市》也就越穩固、越不朽，正如書裡的情節一樣。

《小城市》提諸了一種「因為有人記得，所以城市得以存在」的科幻假設，但這樣的假設其實呼應了諸多重要的社會與政治學理論，一個就是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⁵⁾，指的是個人記憶其實都接收了他人記憶的養分，記憶永遠無法單獨存在，因為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難以避免地與他人相關；另一個就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⁶⁾，指的是一個國家（在《小城市》中，這個國家顯然就是「台北」，一個與台灣島上其他城市切割開來的地域）的存在，是由將自己認定為此群體一分子的人們想像出來的社會構成物。葉覆鹿以科幻小說的框架來統整「集體記憶」與「想像的共同體」這兩大概念，也因此以社會實況豐厚了他的想像操作，例如文中提到的「總統那句話是真的，『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⁷⁾就讓人發噱。或許葉覆鹿在實踐這兩大概念時，不得不過分依賴人物對白來向讀者傳達他的概念，也因此讓那些段落稍嫌冗長，例如杜若也向韓歡仔細解釋市長將如何操縱七年級生的集體記憶（以小說中的講法，就是「綁架」這群人）；以及柳子驥向杜若也解釋他們如何藉由記憶，來將城市建立為一座易於控制的「程式城市」、一座由眾人的

記憶與想像維持的不老共同體等兩大段落，若能超越單純的對話表現形式，使這兩個充滿想像力的概念（對群體的綁架、賴記憶為生的城市）能超越「單一角色的闡述之詞」，那麼這本小說將更趨完美。

三、敘事：《小城市》的初衷

英國哲學家吉伯特·賴爾（Gilbert Ryle）曾指出記憶的兩種形式：一是「謹記在心」的能力，這樣的能力通常是藉由重覆性的經驗而獲得，例如反覆背誦九九乘法表，或是騎腳踏車，這些能力是習得後便不易遺忘的；另一種則是回想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則與「敘事技巧」高度相關。(8) 葉紅蠻對兒子的癡心想念讓兒子得以繼續存在於這座「程式城市」中，正是葉覆鹿對敘事技巧的科幻想像，而這樣的「敘事力量」也正是這本小說的核心。無論對小說裡的中年作家杜若也、或寫出《小城市》的年輕作家葉覆鹿而言，弄懂寫作的意義、敘事的極限、甚至敘事對所謂善惡與正義的影響力，永遠是他們創作的初衷與課題；而高超的敘事技巧，也讓他們得以更為熱切地（或許是不自覺地）沈浸於回憶裡。

因此，不是因為懷舊所以才寫作，是因為寫作才更加著迷於時光刻度所象徵的差池與意義。葉覆鹿以七年級生的共同回憶作為寫作的出發點，再以敘事技巧填補與扭轉了回憶的空缺，也就是在回憶的縫隙中看見了敘事的可能。回憶不再是一座消失於霧中的黯淡慶典，而是被更新、整頓為一座不老的城市——也就是《小城市》本身。正如小說中多次用到的句型「獻給」與「獻給你的」，《小城市》的最終企圖，正是以這座賴回憶以運轉的虛構之城，作為葉覆鹿獻給七年級生的「更新加強版回憶錄」。

小說結尾，有空氣中的杜鵑香味、下著雨的咖啡館、好小的遊樂園。我在這些細節裡與諸多回憶擦身而過，但同時也明白，我不過是跟著葉覆鹿的指示，向自己說故事罷了。即使是故事又何妨？若我們真想牢牢記下什麼，或許就得像葉覆鹿這樣卯足全力地更新回憶，推出加強版。

註釋

1. 《小城市》為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徵文榮譽獎作品。
2. 葉覆鹿著，《小城市》，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41 頁。
3. 同上，48 頁。
4. 同上，232 頁。
5.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7. 葉覆鹿著，〈小城市〉，175 頁。8. Gilbert Ryle, <i>The Concept of Mind</i>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49), 273.
	參考書目	